

青柯小朵集

臧克家



花城出版社

DE39/02

臧克家·青柯小朵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93829



花 城 出 版 社

993829

青柯小朵集

臧克家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75印张 2插页 310,000字

1984年2月第1版 198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书号 10261·324 定价 1.25元

内 容 提 要

著名老诗人、文艺理论家臧克家，近年来写了不少见解独到、文风潇洒的散文，本书主要是这些文字的结集。一部分文章悼念逝去的故人，或记健在的朋友（多系文坛老将），写来情意深切，颇为感人；一部分文章涉及对优秀古典文学传统的看法，对人物与作品的评价，或对新诗内容与形式的意见，都有自己的见解；一部分文章是给老中青作者所写作品的序引，也可作为文学评论来欣赏。老作家功力深厚，读之很有启发。

诗人在一首七律中，有“座上高朋抒壮志，窗前小朵缀青柯”二句，本集题名，由此而来，意谓：青枝上的小花朵。



作者，一九八〇年初夏在北京。

12-59/02

目 录

小序.....	1
昆仑飞雪到眉梢.....	3
——记叶圣陶先生	
怀念老友靖华同志.....	9
冰心同志，祝你健康！.....	18
忆念郑振铎先生.....	17
记与陈望道先生的一次会晤.....	21
关于顾颉刚先生一二事.....	24
记高士其同志雪中来访.....	27
大地之子.....	31
——记广田	

海阔天空任翱翔.....	88
——有怀碧野	
一个倔强的人.....	45
——记宾基	
朴素衣裳常在眼.....	58
——记姜林	
春色满西郊，提笔问忙闲？.....	58
——忆广铭	
苦尽甜来人倍忙.....	62
——雪天忆寿彝	
忆闻一多先生.....	68
往事忆来多.....	75
——悼茅盾先生	
泪点差似墨点多.....	100
——读茅盾先生遗书	
学习茅盾先生的谦逊.....	104
向茅盾先生学习.....	107
五十二年友情长.....	111
——追念伯箫同志	
一个勤奋乐观的人.....	124
——悼健吾同志	

关于我的诗创作答问	181
答问	141
——关于我自己	
初学新诗忆当年	149
我的诗的第一产《烙印》的出世	156
昨日黄花到眼前	160
——写在《臧克家集外诗集》前	
读书学习的零星感想	168
李白的人品与诗品	168
瑟瑟金风天外至	180
重读《岳阳楼记》	188
苏东坡的《黠鼠赋》	195
古为今用	199
怎样评价人物?	202
文人相重 以古为鉴	208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218
高士其的诗和他的人	220
我对散文的一些看法和作法	226
我与小说、散文	284
为散文说几句话	288
对写作的要求	240

华君武的漫画	242
欣赏一首短诗	246
读《石舫》千字	250
墨迹岂能掩血迹?!	258
从华应申同志遗嘱想到的	258
“岁寒三友”话“三联”	261
《诗刊》诞生二三事	266
知也无涯	270
我亡书，我得之	278
向老舍先生学习	278
江山信美真吾土	282
建个文学馆，好！	286
说短道长	288
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的通信	290
和青年同志们谈心	294
雄风	300
人好月婵娟	308
春满乾坤福满门	306
让铺	309

一代风骚 万丈光焰	818
——读六老诗词纪感	
老舍的新诗	818
《王统照旧体诗集》序	829
回顾新诗六十年	882
《绝句一百首》小序	888
短句话短诗	842
于细微处见精神	846
——读《书叶集》	
周嘉堤和他的诗	858
扎根于生活的诗	856
——《李学鳌诗选》读后	
黎先耀和他的散文	862
春风吹得蓓蕾红	867
《山海楼诗词》序	872
风风雨雨见精神	874
——喜读敏歧同志的《风雨集》	
异国风光入目来	878
——序《西亚风情》	
美丽的诗的品种	888
——《中国新时期儿童诗选》序	
要记住三亿少年儿童	385

《诗苑趣话》缀语	887
写作，可贵而难能	889
蒲风的诗	892

小 序

这三三年来，我写诗少了，写散文多了，这个集子，就是一个小结。里面的文章，短的多，长的少，内容也是多方面的。有的记活着的朋友，有的吊已逝的故人。他们大半是文坛上的老将，与我多年交往，情谊深厚，所以写来热情满腔。有的细抽回忆的丝，有苦味也有甜味；有的因永诀而回顾生平，老泪泉涌，悲痛不已！不论写生者还是悼死者，不但想从中见出友情，还企图表现他们的人格与性格。有时，我多用细节描绘，绘形也绘声，这样既形象鲜明，更可以即小见大。

我对文艺问题有个人的看法，而这种看法与多年来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学习是密切关连的。它与自己的爱

好、修养有历史渊源，因而我坚持它，不轻易动摇。当然，这种个人看法不一定对，但我觉得，它对，就要坚持，人言不恤。不论对优秀古典文艺传统的看法，对评价人物与作品的标准，对新诗内容和形式的意见，我都毫不含糊地形诸口头与笔头。这个集子里不少作品就是属于这个方面的。我读书少，理论水平低，愿意就正于有专门研究的同志们。

近年来，我不时写点文艺欣赏之类的随笔，我喜欢读读古诗古文，写来兴致很浓。

应邀回答关于个人创作经验的文章，写了好几篇，也集合在一起，算是一个小辑。

另一个方面是序言之类。一年之中，有三十几位文艺界的朋友（老中青都有）要我替他们的文集或诗集写点意见，作为序言。这要看多少稿子呀，上了年纪，实在精力有所不及，多数婉言谢绝了；为了受作品的吸引与友情关系，我勉力从事，这样文章在这个集子中占了不少的比例数。为蒲风同志诗集写的序言，作于六十年代，初都发表过，忘记收入集子，这次补入，缀于后。

自“桧”以上的作品，已未必佳，自“桧”以下的一些零星杂文，可观的恐怕更少了。

一九八三年元月八日北京

昆仑飞雪到眉梢

——记叶圣陶先生

叶老，已经是八十八岁的一位老寿星了。到处听到他硬朗的脚步声，时时聆取他对工作、对人民有益的教诲。他经常出席各种重要会议；他对教育工作，对文艺工作，对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都勇于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意见；对于青少年和儿童的培育，他也没有忘却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

我得识叶老，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有个鲜明的标志：叶老在成都刚过了五十大寿，便到山城重庆来了。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和叶老接触的机会多起来了。我们都住在北四川路，距离不远，主要是心近。出了我住的东宝兴路口，走一小段路，便是开明书店的宿舍——叶老的家了。叶老的大公子至善，二公子至诚，住

在一起，郭绍虞先生是近邻。那时上海白色恐怖弥漫，传递消息，互通情报，相濡以沫，内心温暖。

叶老为人敦厚诚朴，对人彬彬有礼，真是蔼蔼然长者之风。去拜望他，说到他的好处，他总是温和而含笑地高声说：“不敢当！不敢当！”辞别时，他一定亲自下楼相送，近九十度的一鞠躬。这不能作客套看，这是叶老的先生之风。

叶老一生，追求进步，紧跟党走，“有所为，有所不为”。经风险，历严寒，他是一棵苍翠的劲松。

叶老极重友情，他与王统照、朱自清等前辈是青年时代的好友，志同道合，终生不渝。记得三十年代，一个暑期，叶老在他苏州故乡约剑三先生（王统照先生的字）去过夏，当时听了这消息，我内心很感动。“五四”时期，一起发起“文学研究会”，均以大作名于世，成为重要作家，一朝相会于故居，湖山为之生色，抽不断回忆的丝，该有多少热情的话互相倾吐呵。叶老怀念朱自清先生的一首词，写朱先生的神态入微，追念故人的情怀动人。

解放以后，叶老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我在作编审工作，见面机会遂多。他负责中学教科书编委会的工作，有一天和我谈起这件事。我问，您看各省编的这类教材，哪一省的最好？回答说：山东。我是山东人，听了

之后对叶老说：责任编辑是我中学时代的一位同学——李光家同志，他的学识很渊博。叶老听了我的话，神色一动，对我说：你设法介绍一下，把他调来好不好？不到半年的时间，光家便调到北京来了。通过这件事，我为叶老识拔人材，爱才如渴的精神，深深感动。

叶老家在东四，一个大四合院，很宽敞，院子东边隔弄里有三株大白杨，挺拔而繁茂，凉荫在地，萧萧时作风雨声。叶老在给我写的条幅上，题上这样一首诗：

已凉庭院蛩不语，风拂高杨似洒雨。

一星叶隙炯窥予，相去光年知几许？

每个来访的座上客，总要念念这首诗，把它抄在小本本上。

“四人帮”横行之日，叶老赋闲在家，养鸟栽花，聊以自娱。他的独院，成了杂院，他安然处之，与迁入者和睦相处。这时，食虽有肉，而出已无车了。有一次，我去拜望他，院内阒静无声，花儿自红。叫了一声，我进入客房，至善夫人认识我，立即进西间通报，一会儿，他老人家快步向我走来，一睹面容，内心便有一种温馨之感。对坐谈心，询问友朋情况，语语亲切，暖我心房。座上有两只笼子，一只笼子里是一只芙蓉，另一只笼子

里是两只虎皮鹦鹉，叫得特欢。叶老上了年纪，有点重听，我们说话声小了，就不能声声入耳，加上鸟儿的叫声杂在中间，说起话来，彼此都有点吃力，怕声音杂乱，妨碍交谈，叶老要把两个鸟笼子挂到檐下去，我请求说：“不用，不用。”兴尽而返时，叶老少不了送出门来，近九十度的一鞠躬。

又一次早晨，我去看叶老，叶老不在，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接待我，说：“爷爷习惯早起，出门去了。”我顺便问问叶老近来的情况怎样，身子硬朗吗？回答说：“我爷爷心胸宽大，不计较名利得失，养养花，喂喂鸟，写写诗，很安闲，精神挺好。”接着又说：“前些天，工人同志送给爷爷几盆花，爷爷为它写了诗。”说着，他拿出诗稿给我看，谢工人同志赠花的一首，感情真挚，朴素温厚，我极喜爱。

大约是七四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叶老突然出现在我的会客室中，孙儿扶持着他。我一见叶老，又惊又喜，而惊大于喜。我高兴而又有点不安地说：“您怎么来了？”

叶老笑着说：“乘公共汽车来的。”

“呵，应该叫个车子来呀，这么大年纪，还挤公共汽车！”

“公家事情多，就不添麻烦了。”